



都萊士著 朱沅芷譯

今天的法國

與人民陣線

今日的法國與人民陣線

著者 朱 沅 棠
譯者 芷 士

上海新知書店經售

• 002211

今日的法國與人民陣綫

著者 都萊士

譯者 朱沅芷

發行者 文化編譯社

經售者 上海新知書店

愛多亞路一三八二號

▲實價四角▼

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初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目次

第一編 法國受危機影響的一般現象

第一章 法國社會各階級：無產階級	一
第二章 農民	五
第三章 資產階級和中等階級：法國財富的分配	一一
第四章 社會組織：統治階級	一四
第五章 產業寡頭政治	二〇
第六章 銀行寡頭政治	二五
第七章 經濟危機的一般情勢	二七

第八章	農業危機	四一
-----	------	----

第九章	工業危機	四八
-----	------	----

第十章	金融和產業寡頭政治的地位是怎樣鞏固起來的	五四
-----	----------------------	----

第二編 法國的法西主義運動

第十一章	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事變	六三
------	-------------	----

第十二章	法西集團的組織	七二
------	---------	----

第十三章	鄉間的法西運動	八三
------	---------	----

第十四章	天主教對法西主義的支持	八八
------	-------------	----

第十五章	法西斯團體的目的	九〇
------	----------	----

第三編 對法西主義的抗戰：人民陣線的產生

第十六章	對二月六日事變的答覆：一九三四年二月九日的鬥爭	九八
------	-------------------------	----

第十七章	二月十二日的總罷工	一〇一
第十八章	爲工人階級的統一而鬥爭：自二月間至統一戰線協定的簽訂	一〇四
第十九章	從工人階級統一行動的確立到中等階級的加盟：人民陣綫的產生	一〇九
第二十章	人民陣綫的勝利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四日	一一八
第二十一章	人民陣綫的綱領	一二三
第二十二章	統一工會組織運動	一二八
第二十三章	爲建立工人階級政治統一的工作	一三二

第四編 目前的情勢

第二十四章	經濟改造的綱領和計劃	一三七
第二十五章	法西斯的計劃	一二八
第二十六章	一個蒲魯東式的計劃	一四五
第二十七章	反法西斯主義的計劃	一四六
第二十八章	前途之瞻望：結論	一五四

第一編 法國受危機影響的一般現象

第一章 法國社會各階級：無產階級

法國的人口——和其他各國的不同——在最近數十年中，無甚變動，直到現在，仍在四千萬左右。雖然如此，但內部經濟的、社會的發展進程已經在這些人口中起間着重大的變化。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大戰的大屠殺和由大戰產生的一切大破壞，工業的發展，技術的進步和新的生產方法，戰後在法國出現的特殊社會現象——資本主義最後階段的產物，以及國際關係的紊亂和自一九三〇年以來動搖法國國基的危機——所有這些因素，促成了法國社會機構的普遍的變動。

1 要瞭解法國社會政治生活的主潮，看出法國正在被目下瓜分她的諸矛盾勢力趕向那一個方向去，這第一必須把法國的各個社會階級，就牠們原來的面目，客觀地作一研究。其次我們必須分析

最近的諸經濟事件所及於法國的產業與財富的分配上的影響，然後去考察該國的社會組織，去揭穿牠的最內在的機構，再從而去說明那些堪稱為法國的眞主人的人們——他們掌握着法國的大權；他們統制着報紙刊物，透過報紙他們統制着輿論；他們支配着全法國的財富，並建立現代特有產物的獨裁政治。對法國社會作了這個縱的分析之後，於是我們再從危機的猛烈打擊之下的動的形態中去考察牠，危機在各領域中的深度也須簡略地刻劃出來。這樣，——只有這樣——我們纔能夠開始把那在法國史上那樣意味深長，而且對於將來有重大關係的，最近二年來的政治事變加以詳細的考察。經過了這些考察之後，我們纔能明白使法國階級鬥爭增劇的各個原因，同時把握目下互相敵對的各政治勢力的經濟勢力的和社會勢力的範圍和實力。

二千一百萬男女組成爲法國的「活躍」人口，——借用官廳統計上的術語——內中包括一千一百萬的就業工人，這其中六百萬以上是工業勞動者。在這個數字上，我們必須加上八十萬的胥吏工作者，七十萬家庭僕役和其他各種部門的勞動者，因此法國工銀勞動者的總數約在一千三百萬和一千四百萬之間。

危機的影響已爲這些無產階級所痛切感到，並在尅減工資和失業的雙重壓迫之下深受其苦。

官廳統計（法國總統計）記載着一列工資剋減的數字，計自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四年各種

企業的情形如下：織工剋減百分之十二，建築工人和小工剋減百分之九，其他企業部份的工人剋減百分之五，婦女服裝部門內女工的剋減率則在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之間。自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四年間巴黎一處機械工廠的工資剋減率是在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七之間。煤礦工人的剋減率平均竟達百分之十二。一九三四年電氣工人的工資，較之一九三三年剋減了百分之五。

農業方面，官廳統計材料指出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四年間，工資的剋減率是百分之十，而在若干產酒區則為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對於一般農業工資後項數字更為正確些。

勞工情報部應用一八九八年的法案（此法案的內容是建立工廠不測保險等等）指出各企業遵照該法案所付出的工資總數已自一九三〇年的八六、〇〇〇百萬法郎，減至一九三二年的七三、五〇〇百萬法郎（跌去百分之十四），和一九三三年的七一、五〇〇百萬法郎。

礦業部所發表的另一些統計，指出各礦區工資總數，已自一九三〇年的三、七〇〇百萬法郎，減至一九三四年的二、三〇〇百萬法郎，計跌去百分之三十八。

法國經濟雜誌政治經濟評論（Revue d'Économie Politique）估計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四年間工銀勞動者的收入總數，跌落了百分之二十四，若僅就工商兩業的工銀勞動者計算，則跌落了

百分之三十以上。

把危機的重負加諸勞工階級肩上的雇主們，把有利於他們的官廳統計上的生活費指數的降落，作為這些工資剋減的藉口。但是，那些官廳的統計，並不和事實相符合。各區的調查委員會根據四口之家編製的生活費指數，表示出自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四年間，生活費平均降落了百分之十七。但是這種「典型預算」——在這預算中，伙食佔生活費的百分之六十，房租佔百分之十，衣服佔百分之十五，燃料和燈火佔百分之五，其他費用佔百分之十——已經反覆地被證明過是虛妄的了。這樣的預算，是經不起和日常生活相對照的虛構。

另一些統計指出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四年間，生活費降落了百分之十一。但是無論這數字的真實性如何，工資的剋減較之生活費的降落已經大了許多，資本主義危機，首先就打擊到無產階級的身上了。

資本制度加在勞工階級身上的另一種禍害——這種禍害僅能使危機擴大——是失業。自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五年，失業者的登記數從十五萬增至五十萬。這數字在英國讀者看來或者還小，但在法國，好些部門的工人是領不到失業津貼的。半失業者——他們的人數多得數不清——工作有季節性的工人，有一小塊地皮的工人，在自己家裏作工的工人，從未找到過工作的工人，和某種外

藉的工人都是沒有資格領取失業津貼金的。所以失業者的真實數目至少三倍於官方記載的數字。順便說一說，國家失業救濟基金，我們這裏是沒有的。失業津貼金都由地方公會發給，地方公會爲了這件事，可從政府和各區主管機關取得加倍的補助金，所發給的津貼金也是極微細的：單身男工每天從七法郎到十法郎；有三個孩子的有家室的工人每天二十法郎——這是最大的數目。

但一個工人在獲得領取失業津貼金的資格之前，必須經過一個半失業的悠長的時期。在法國北部那樣的大工業區中，半數以上的無產階級都屈服在半失業之下。官廳統計指出：一九三四年工業勞動者中，祇有百分之五十七是按着每週平均四十八小時工作的；不但如此，在一九三四這整整的一年中，這個百分率繼續不斷地在降落，從正月的百分之六十一，一直降到十二月的百分之五十三。

這個傾向，到一九三五年時變得更加顯著。同時，由於半就業工人的增加，工作的平均時間便往下降落，而每週工作三十小時以下的半就業者的百分率便也增加了。受這種影響的工業，主要的是礦業、建築業、紡織業和製革業。

第二章 農民

在路易·腓力普 (Louis Philippe) 王朝的末期 (一八三〇——一八四八年) 法國的人口總數是三千五百萬，其中九百萬是城市人口，二千六百萬為農村居民。至一九一一年，在人口總數三千九百五十萬中，都市人口已增至一千七百五十萬，而農村居民則減至二千二百萬。大戰使這兩方面的差數更形減少，因為陣亡的法國兵士中，有三分之二是農民。此外，還因為鄉居者向城市的遷徙。那些城市的觸角，現在仍在繼續不斷地伸張，牠們對於村居者的悲劇的魔力，即在前世紀末期魏爾哈倫 (Verhaeren) 比國詩人——譯者——也早就寫到過了，都市是村居者夢想着有機會獲得固定的工資和較優生活的地方。僅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六年的短時期中，農村減少了九十萬人口，他們都被城市和工業吸收去了；一九三〇年頃，統計表上都市人口上昇的曲線，剛巧在二千萬的標記上遇到了鄉村人口下降的曲線，法國的人口就這樣地被分成兩個數字上相等的集團。

但是，無疑的這同一的趨勢，將來必定繼續發展下去，並且危機加快了它的速度。法國正步着英國的後塵。英國農村的人口，現在祇及人口總數的五分之一。工業無產階級人口的增加與農民人口特別是小農人口的不斷的衰落（馬克思在他的拿破崙政變記中曾極透闢地敘述過）正在強烈地向着有利於社會主義的方向，變更着整個景象。馬克思寫道：

『小農形成一個在同一情況下生活着的巨大的人羣，但他們沒有為一種相互關係聯繫起來。』

他們的生產方法，使他們各自孤立起來而不互相發生聯繫。法國交通工具的不發達和農民的貧困，使這種孤立更為深化。一小塊土地上的工作，不容許任何的分工或科學方法的利用；因之，也不容許任何發展上的參差，技術上的差別，或社會關係的加多。每戶農家都幾乎全是自足，他們所需要的東西，大部份由自己生產，因此，規定他們的生存方法的是和自然的交換，而不是和社會的交換。一小塊土地上生活着一個農民和他的家庭，靠着他的旁邊，又是另一小塊的土地和另一個農民，另一戶人家。若干數量的此種家庭構成一個農村，若干數量的農村構成縣郡。法國這一個大集團就是這樣由這些名稱相似的單位簡單地積聚而成，正像一只袋子裝滿了馬鈴薯就成為馬鈴薯袋一般。因為數百萬農家，生活在那些把他們和他們的生活方式以及他們的利益和教養完全和社會中的其他階級隔離的經濟條件之下，他們才構成一個階級。但是因為這些農民連結起來的唯一的紐帶是他們生活在同一塊地方，又因為利益的相似，在他們之間沒有產生社會關係，也沒有民族的統一或政治的組織，結果這些小農便不成為一個階級。這就是為什麼他們不能以自己的名義藉着國會的或大會的媒介保護自己的利益的原因。他們不能代表他們自己；他們必須由人家來代表。他們的代表，同時必須在他們看來是他們的主人或優越的權威者，或是一種保護他們不受其他階級的損害，并賜之以恩澤的絕對的統治權。所以，小農的政治勢力，終局祇表現於對執政者權力的社會的依附上。」

這些就是前世紀中葉的法國農民。現在，在法國的人民中，農民仍是基本的民衆，不管他們已受着損失，不管他們不斷的衰退。但是，七十五年來的經濟的進化和資本主義的侵入農村，已經深深地改變了農村裏的社會關係，改變了農民的典型的特徵。靠着這些農民的普選，拿破崙曾建立了他的帝國。

一九二六年的戶口調查指出二千萬農民之中「活躍分子」祇有八百十三萬，其中五分之三是男子。法國「活躍」人口的總數，除去兒童、老年人和祇料理家事的婦女之外，祇有二千一百萬。

這八百萬個農民決不是純一性質的。近乎三分之一是工資勞動者——農業無產階級，——三分之二是自耕農。後者一羣中包含着一百萬佃農和三十萬以上分益佃戶（*Mettre*）（按着生產的比例計算地租的佃農）。因此農民的構成如下：

自耕農四百萬，其中半數祇耕種他們自己的土地，而另一半人同時也爲他人耕作；

佃農和分益佃戶共一百三十萬，大都在可憐的情形下過着生活，因爲危機的打擊，弄得更加窮困；

農業工資勞動者二百七十萬，工作極度辛苦，在雇主的支配之下，組織很壞，甚至沒有領取失業救濟金的權利。

現在我們把話轉到地主的土地所有權的分佈上來。法國通常被人稱爲一個小資產階級和中等階層的國家。雖然巴爾扎克（BALZAC）在鄉下人中曾驚訝地敘述過的土地的細分，在一世紀之前還繼續着（雖然速率極低），但在另一方面，一羣大田莊已經成長，並且在最近七十五年中，繼續不斷地在那裏發展。

大部份的大地主都是昔日王政時代貴族的後裔。

雖然其他國家的大田莊都由資本家用着資本主義的方法在那裏耕種，但我們必須指出，在法國，那些已經恢復了他們土地的所有權的封建領主們卻照常把土地租出去；他們沒有用機器來耕種的想頭，同時不是由於吝嗇的癖性，便是由於缺乏投下的資本，他們從不曾跳出那最古老的耕種方法。

處在社會階梯的最底層的是那些沒有立錐之地的農業勞動者。比他們站得稍高一些的有二百萬農民——小釀酒者，靠園藝營生的人和類似的一些人們，他們所有的土地不到一類（約兩個半英畝）。在這階梯的頂點的是大地主，他們幾乎佔有了全國土地的一半；在這兩者之間的則有七十萬，平均每人握有二十類（五十英畝）土地的小地主。

大地主嗎？過去的革命未曾阻止大地產的重建，而正全然相反。資本主義不是暗示小農的被逐

退和大田莊的創立嗎？一八四八年時，土地全面積的百分之三十六爲十八萬個小地主所分據。至一八九二年，領有四十類（一百英畝）土地的地主有十四萬，共佔着土地全面積的百分之四十五。那是最近的農業調查的年份，從此之後，同一的趨勢不斷地繼續發展着——土地愈來愈集中於少數人的手中，大田莊總面積不斷地增加。

現在，法國五百五十萬個地主中，百分之二（十萬人）各握有四十類，而半數以上的耕地面積卻爲私人所有；百分之十三（七十萬人）握有十類至四十類的，佔着耕地面積百分之二十五；百分之八十五（握有一類至十類的二百五十萬人和握有一類以下的二百二十萬人）則分攤着耕地面積其餘百分之二十五。

農業無產階級所過的是怎樣的一種生活？那是一種顛沛流離的生活。雇農的工資，各區不同的地方是七千法郎一年，有的地方則祇有該數之半；他們住的是馬廐或穀倉的一角。一到仲夏，雇主們便到雇傭市場去選擇最適合的雇農。工作的和生活的情況是非常惡劣的。一到冬天，大部份日工便宣告失業。在香檳（Champagne）區，不規則的雇傭，迫使許多雇農的家庭不得不過着四百法郎一月的生活。

這些賤民都不容許有家庭，在雇主和雇農之間也沒有什麼仲裁機關，地方長官便是他們的仲

裁者。特別法令使大部份農業勞動者被擯於社會保險法之外。許多農業勞動者被視為散工而不得享受雇傭期間偶然事件法內所載的利益。

八小時工作制不存在於鄉間，雇農們時常被追，和載重的牲口一起睡麥桿上，并被剝奪一切最簡單的衛生設備。

但農村小地主的情形又怎樣呢？他們的日子可過得好些嗎？當然，他們緊抱住他們的一小塊土地，緊抱住那份在從各方面壓迫他們，威脅他們的社會中，作為他們的救命圈的那份小產業。但他們已在逐漸地覺察出他們的敵人是那賣給他們農具和肥料的托辣斯，統制小麥市場的麵粉托辣斯，和那些使小生產者不能維持他的物價的有權力的資本家。他們知道他們的敵人是那些囊括他們所有利益的居間人，是那些使他們破產的投機商人，和那些壓倒他們收買他們的大規模生產者。

農業小生產者，現在正在設法團結，以抵抗支配他們的匿名的寡頭政治。

不過目下，他們頗感動搖不定。

第三章 資產階級和中等階級：法國財富的分配